

苦
瓜
和
尚
畫
語
錄

釋道濟撰

中
華
書
局

苦瓜和尚畫語錄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也。夫畫者。從於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卽億萬筆墨。未有不始於此而終於此。惟聽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調之以轉。居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蓋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丁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法。人之役法於蒙。雖懷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古今

法障不了。由一畫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畫從心。而障自遠矣。夫畫者。形天地萬物者也。舍筆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於天。濃淡枯潤。隨之。筆操於人。勾皴烘染。隨之。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爲也。無法。則于世無限焉。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

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爲也。其古以化。未見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于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又曰。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爲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經。卽變其權。一知其法。卽功于化。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某家。皴點可以立腳。非似某某家山水。不能傳久。某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某家工巧。祇足娛人。是我爲某某家役。非某某家爲我用也。縱逼似某某家。亦食某某家殘羹耳。于我何有哉。或有謂余曰。某某家博我也。某某家約我也。我將于何門戶。于何階級。于何比擬。于何效驗。于何點染。于何皴皴。于何形勢。能使我卽古而古。卽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爲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著某某家。是某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爲某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于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尊受章第四

受與識。先受而後識也。識然後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藉其識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不過一事之能。其小受小識也。未能識一畫之權輿而大之也。夫一畫含萬物於中。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如天之造生。地之造成。此其所以受也。然貴乎人能尊得其受。而不尊自棄也。得其畫而不化。自縛也。夫受畫者必尊而守之。強而用之。無閒於外。無息於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乃所以尊受之也。

筆墨章第五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非山川之限于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墨之濺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無墨也。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丰致。有飄緲。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薦靈于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焉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蹲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崩劣。有磅礴。有嵯峨。有嶢峴。有奇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運腕章第六

或曰繪譜畫訓章章發明用筆用墨處處精細自古以來從未有山海之形勢駕諸空言託之同好想大滌子性分太高世外立法不屑從淺近處下手耶異哉斯言也受之於遠得之最近識之於近役之於遠一畫者字畫下手之淺近功夫也變畫者用筆用墨之淺近法度也山海者一邱一壑之淺近張本也形勢者鞞皴之淺近綱領也苟徒知方隅之識則有方隅之張本譬如方隅中有山焉有峯焉斯人也得之一山始終闕之得之一峯始終不變是山也是峯也轉使脫畝離鑿于斯人之手可乎不可乎且也形勢不變徒知鞞皴之皮毛畫法不變徒知形勢之拘泥蒙養不齊徒知山川之結列山林不備徒知張本之空虛欲化此四者必先從運腕入手也腕若虛靈則畫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腕受實則沈著透徹腕受虛則飛舞悠揚腕受正則中直藏鋒腕受仄則欹斜盡致腕受疾則操縱得勢腕受遲則拱揖有情腕受化則渾合自然腕受變則陸離譎怪腕受奇則神工鬼斧腕受神則川嶽薦靈

綱縕章第七

筆與墨會是爲綱縕綱縕不分是爲混沌開混沌者舍一畫而誰耶畫於山則靈之畫於水則動之畫於林則生之畫於人則逸之得筆墨之會解綱縕之分作開混沌手傳諸古今自成一家是皆智得之也不可雕鑿不可板腐不可沈泥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可無理在於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蓋以運夫墨非墨運也操夫筆非筆操也脫夫胎非胎脫也自一以分萬自萬以治一化一而成綱縕天下之能事畢矣

山川章第八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質也。得筆墨之法者。山川之飾也。知其飾而非理。其理危矣。知其質而非法。其法微矣。是故古人知其微危。必獲於一。一有不明。則萬物障。一無不明。則萬物齊。畫之理。筆之法。不過天地之質與飾也。山川。天地之形勢也。風雨晦明。山川之氣象也。疎密深遠。山川之約徑也。縱橫吞吐。山川之節奏也。陰陽濃淡。山川之凝神也。水雲聚散。山川之聯屬也。蹲跳向背。山川之行藏也。高明者。天之權也。博厚者。地之衡也。風雲者。天之束縛。山川也。水石者。地之激躍。山川也。非天地之權衡。不能變化。山川之不測。雖風雲之束縛。不能等九區之山川。於同模。雖水石之激躍。不能別山川之形勢。於筆端。且山水之大。廣土千里。結雲萬里。羅峯列嶂。以一管窺之。卽飛仙恐不能周旋也。以一畫測之。卽可參天地之化育也。測山川之形勢。度地土之廣遠。密峯嶂之疎密。識雲煙之蒙昧。正踞千里。邪睨萬重。統歸於天之權衡也。天有是權。能變山川之精靈。地有是衡。能逆山川之氣脈。我有是一畫。能貫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脫胎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峯打草蕘也。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所以終歸之于大滌也。

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爲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却生面。縱使皴也。于山乎何有。或石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峯名各異。體奇面

牛其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劈斧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骷髏皴。亂柴皴。芝麻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鬚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峯之體異。峯之而生。峯與皴合。皴自峯生。峯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却能資峯之形聲。不得其峯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峯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名。峯亦有是知。如天柱峯。明星峯。蓮花峯。仙人掌峯。五老峯。七賢峯。雲臺峯。天馬峯。獅子峯。蛾眉峯。瑯琊峯。金輪峯。香爐峯。小華峯。匹練峯。回雁峯。是峯也。居其形是皴也。開其面。然于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峯皴之見。一畫落紙。衆畫隨之一理。纔具衆理付之。審一畫之來去。達衆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古今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豪無悖謬。亦有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也。是故古之人。虛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仄則仄。偏側則偏側。若夫而牆塵蔽而物障。有不生憎于造物者乎。

境界章第十

分疆三疊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開關分破。豪無生活。見之即知分疆。三疊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疊。奚翅印刻兩段者。景在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爲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作。纔見筆力。即入千峯萬壑。俱無俗迹。爲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蹊徑章第十一

寫畫有蹊徑六則。對景不對山。對山不對景。倒景。借景。截斷。險峻。此六則者須辨明之。對景不對山者。山之古貌如冬。景界如春。此對景不對山也。樹木古朴如冬。其山如春。此對山不對景也。如樹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樹木倒。皆倒景也。如空山杳冥。無物生態。借以疎柳嫩竹。橋梁草閣。此借景也。截斷者。無塵俗之境。山水樹木。剪頭去尾。筆筆處處。皆以截斷。而截斷之法。非至鬆之筆莫能入也。險峻者。人跡不能到。無路可入也。如島山渤海蓬萊方壺。非仙人莫居。非世人可測。此山海之險峻也。若以畫圖險峻。只在峭峯懸崖。撻直崎嶇之險耳。須見筆力是妙。

林木章第十二

古人寫樹。或三株五株。九株十株。令其反正陰陽。各自面目。參差高下。生動有致。吾寫松柏古槐古檜之法。如三五株。其勢似英雄起舞。俛仰蹲立。踞蹠排宕。或硬或軟。運筆運腕。大都多以寫石之法寫之。五指四指三指。皆隨其腕轉。與肘伸去縮來。齊竝一力。其運筆極重處。却須飛提紙上。消去猛氣。所以或濃或淡。虛而靈。空而妙。大山亦如此法。餘者不足用。生辣中求破碎之相。此不說之說矣。

海濤章第十三

海有洪流。山有潛伏。海有吞吐。山有拱揖。海能薦靈。山能脈運。山有層巒疊嶂。遶谷深崖。巒岼突兀。嵐氣霧露。煙雲畢至。猶如海之洪流。海之吞吐。此非海之薦靈。亦山之自居於海也。海亦能自居於山也。海之

汪洋海之含泓。海之激笑。海之蜃樓雉氣。海之鯨躍龍騰。海潮如峯。海汐如嶺。此海之自居於山也。非山之自居於海也。山海自居若是。而人亦有目視之者。如瀛洲閬苑。弱水蓬萊。元圃方壺。縱使棋布星分。亦可以水源龍脈推而知之。若得之於海。失之於山。得之於山。失之於海。是人妄受之也。我之受也。山卽海也。海卽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筆一墨之風流也。

四時章第十四

凡寫四時之景。風味不同。陰晴各異。審時度候爲之。古人寄景于詩。其春日。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連。其夏日。樹下地常蔭。水邊風最涼。其秋日。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其冬日。路渺筆先到。池寒墨更圓。亦有冬不正令者。其詩曰。雪慳天欠冷。年近日添長。雖值冬似無寒意。亦有詩曰。殘年日易曉。夾雪雨天晴。以二詩論畫。欠冷添長。易曉夾雪。暮之不獨於冬。推於三時。各隨其令。亦有半晴半陰者。如片雲明月暗。斜日雨邊晴。亦有似晴似陰者。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予拈詩意以爲畫意。未有景不隨時者。滿目雲山。隨時而變。以此哦之。可知畫卽詩中意。詩非畫裏禪乎。

遠塵章第十五

人爲物蔽。則與塵交。人爲物使。則心受勞。勞心於刻畫而自毀。蔽塵於筆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損無益。終不快其心也。我則物隨物蔽。塵隨塵交。則心不勞。心不勞則有畫矣。畫乃人之所有一。畫人所未有。夫畫貴乎思。思其一則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畫則精微之人不可測矣。想古人未必言此。特深發之。

脫俗章第十六

愚者與俗同識。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爲。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邱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駕馭。然後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嶽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其顯于畫。而又顯于字。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是由子孫而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忘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百物而失其天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之有所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資任章第十八

古之人寄興于筆墨。假道于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爲而有爲。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養之功。生活之操。載

之寰宇。已受山川之質也。以墨運觀之。則受蒙養之任。以筆操觀之。則受生活之任。以山川觀之。則受胎骨之任。以鞞皴觀之。則受畫變之任。以滄海觀之。則受天地之任。以坳堂觀之。則受須臾之任。以無爲觀之。則受有爲之任。以一畫觀之。則受萬畫之任。以虛腕觀之。則受穎脫之任。有是任者。必先資其任之所任。然後可以施之于筆。如不資之。則局隘淺陋。有不任其任之所爲。且天之任于山。無窮。山之得體。也以位。山之薦靈。也以神。山之變幻。也以化。山之蒙養。也以仁。山之縱衡。也以動。山之潛伏。也以靜。山之拱揖。也以禮。山之紆徐。也以和。山之環聚。也以謹。山之虛靈。也以智。山之純秀。也以文。山之躡跳。也以武。山之峻厲。也以險。山之逼漢。也以高。山之渾厚。也以洪。山之淺近。也以小。此山天之任而任。非山受任。以任天也。人能受天之任而任。非山之任而任人也。由此推之。此山自任而任也。不能遷山之任而任也。是以仁者不遷于仁而樂山也。山有是任。水豈無任耶。水非無爲而無任也。夫水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潮汐不息。也以道。決行激躍。也以勇。濤洞平一。也以法。盈遠通達。也以察。沁泓鮮潔。也以善。折旋朝東。也以志。其水見任於瀛潮溟渤之間者。非此素行其任。則又何能周天下之山川。通天下之血脈乎。人之所任于山。不任于水者。是猶沈于滄海而不知其岸也。亦猶岸之不知有滄海也。是故知者知其畔岸。逝于川上。聽于源泉。而樂水也。非山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廣。非水之任不足。以見天下之大。非山之任不足。以見乎周流。非水之任。山不足以見乎環抱。山水之任不著。則周流環抱無由。周流環抱不著。則蒙養生活無方。蒙養生活有操。則周流環抱有由。周流環抱有由。則山水之任息矣。吾人之任山水也。任

不在廣。則任其可制。任不在多。則任其可易。非易不能任多。非制不能任廣。任不在筆。則任其可傳。任不在墨。則任其可受。任不在山。則任其可靜。任不在水。則任其可動。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其無障。是以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決治。斯任而已矣。然則此任者。誠蒙養生活之理。以一治萬。以萬治一。不任于山。不任于水。不任于筆墨。不任于古今。不任于聖人。是任也。是有其資也。

宋王孫趙彝齋者。其品峻絕千古。其畫妙絕一世。品不以畫重。而畫益以品重也。宋亡。隱居廣陳鎮。山水之外。別無興趣。詩酒之外。別無寄託。田更野老之外。別無知契。孤昂肅潔之操。如雲中之龍。雪中之鶴。不可昵近者也。乃今之大滌。非昔之彝齋乎。其人同。其行同。其履變也無不同。蓋彝齋之後。復一彝齋。數百載下。可以嗣芳徽。可以竝幽蹟矣。兩先生之隱德。吾知頡頏西山之餓夫固然耳。且其浩浩落落之懷。一皆寓於筆墨之際。所謂調高者韻自勝焉。吾觀大滌子論畫。鉤元挾奧。獨抒胸臆。文乃簡質古峭。莫可端倪。直是一子。海內不乏解人。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雍正六年戊申秋七月。歙邱生張沅書于江上之畏廬。